

出小镇记

去夏驾桥看火车

路 明

夏驾桥在小镇的北边，隔了十里地。镇上人谈起夏驾桥，感情有点复杂。南方男人总的来讲个头偏矮一些，夏驾桥是个例外。这儿的男人又是高，又是壮，铁桶似的，蛮牛似的，钵头大的拳头，打起架来不要命。镇上人总结了，讲到底，是因为吃的粮食不一样。别的地方收完稻子，就让地荒着，摆一个冬天，或者种一季的油菜。夏驾桥种冬小麦。夏驾桥人热爱小麦，他们吃面条，吃烙饼，吃花卷，吃四两重的实心大馒头，吃疙瘩汤，以及一切粉制品。像北方安插在江南的一块飞地。

夏驾桥有自己的初级小学。小孩在村里上到三年级，再去镇上的中心小学。这时他们已经被烙饼和花卷喂得敦敦实实。张毛豆、王芋芳，包括女同学尤面筋，哪一个不是人高马大？他们吃面粉的小孩至少高出半个头。只是，小学生长得太高也不好，万一成绩不灵光，挨批评时就像个留级生。

从夏驾桥去镇上，骑自行车要半个多小时。夏驾桥的孩子早就学会了骑车，他们的骑行技术是在田埂上练出来的。每天早晨，他们像一群来自北方的骑兵，风驰电掣般越过夏驾河，突破 312 国道，往镇上奔袭过来。傍晚时再撤回去。冬天，地里结了一层霜，天还黑着，骑兵们从温暖的被窝里爬出来，喝过一碗热腾腾的面疙瘩，背上书包，跨上老“凤凰”或者旧“永久”，头也不回地出发了。他们习惯了脱双鞋把，两手插在校服兜里，转弯时也不用拿出来。他们在公路上飙车，一路笑骂，你追我赶，加速，再加速。等到了学校，摘下帽子，头顶直冒热气，像武侠片里的高手在发动。

在夏驾桥的骑兵群里，混着一个骑驴的，那就是霉干菜。霉干菜姓梅，人长得又黑又瘦，比尤面筋还小一圈。张毛豆和王芋芳的自行车都是父辈用下来的，霉干菜个头矮，骑一辆他娘陪嫁的 22 寸“飞鸽”。这辆女士车给霉干菜带来了很大的困扰。飙车的时候，他憋足了劲拼命蹬，小轮子都快飞起来了，还是拼不过张毛豆和王芋芳。毛豆和芋芳哈哈大笑，扬长而去。到后来，为了避免因装备问题一再输掉脸面，霉干菜总是选择早早地出门。

霉干菜是个惹人讨厌的家伙。举个例子吧，下课了，女生们在走廊里跳橡皮筋，一边跳一边唱：小皮球，圆又圆，马兰花开二十一。霉干菜凑过去，阴阳怪气，学着女生的腔调捣乱：冬瓜皮，西瓜皮，小姑娘亦赤老面皮。结果当然是被打出来。霉干菜挨了一通粉拳，哎呦哎呦地叫唤，挤眉弄眼，很光荣的样子。

别看夏驾桥的骑兵一路耀武扬威，到了学校，他们即将遭遇老木头的迎头痛击。当年韩世忠追击金兵，率大军经过小镇的石拱桥，韩世忠力挑战甲，迎风矗立，这座桥从此被叫作御甲桥。老木头就像韩世忠一样，只不过他挥舞的不是大刀，是粉笔。这天，老木头出了一道应用题：两列火车相距 300 公里，相向行驶，甲车时速 40 公里，乙车时速 60 公里，问两车多久相遇？老木头手提粉笔，四顾睥睨。老木头先点了张毛豆的名，毛豆痛苦地站起，老木头敲敲黑板，来，站到前面来。老木头又问王芋芳，芋芳别扭地站起，老木头敲敲黑板，王芋芳也站了上来。老木头问霉干菜，霉干菜一声不响，自己跑到黑板前，站在毛豆和芋芳的中间，像一家三口逛公园。老木头快疯掉了，这么简单的相遇问题都不会做，四化还建不建设了，啊？老木头最后点了尤面筋的名，尤面筋清了清嗓子，不慌不忙地答道，两车速度之和 100 公里，三小时后相遇。老木头夸张地大叫一声，对啦！他回头看黑板前的三只宝货，又看看尤面筋，心情无比沉痛：一样是夏驾桥出来的，差距怎么这么大呢？

夏驾桥有一个火车站，建于光绪三十四年（1908 年），也就是沪宁铁路通车的那一年。这是一个四等小站，九十年代初，每天有一百多列火车呼啸而过，其中的七趟会在夏驾桥站短暂停靠——三趟往上海，四趟往苏州，都是最慢的慢车。夏驾桥到上海站四十公里，慢车停五站：天福庵、安亭、黄渡、南翔、真如，晃晃荡荡，得开一个多小时。慢车有一点好，便宜。比如，从夏驾桥到天福庵，或者反方向坐到县城，都只要两毛钱，到上海站是一块。即便如此，火车并不是小镇人出行的首选，大家宁愿去长途汽车站，倒腾两三轮车。除了火车班次太少这个原因，夏驾桥实在是太远了。

无论如何，夏驾桥因火车而出名。火车驶过田野，火车带来的风拂过麦浪，让这个夏驾河边的村庄与众不同。铁轨只有两端，可是能通往所有的方向。那些呼啸而过的钢铁巨兽，奔跑在每一个男孩的梦里。

霉干菜对我们说，知道不，我爸是铁路上的，坐火车不要钱。

王芋芳刚好路过，听到了这句话。王芋芳哈哈大笑：霉干菜，别人不晓

得我还不懂得，你爹不是村里的养鸡专业户吗，啥时候混到铁路上了？

我讲错了，霉干菜脸涨得通红，极力掩饰道，我讲错了，是我的哥哥，我哥是铁路上的，坐火车不要钱。

你哥早就被火车撞死啦，王芋芳不依不饶，不然，还没你呢。

我听王芋芳讲过，霉干菜有一个哥哥，据说那个男孩长得虎头虎脑，是个标准夏驾桥的种。男孩十岁那年，有次在铁轨边玩耍，被一辆过路的火车卷入轮下。一年半后，霉干菜出生。王芋芳说，知道霉干菜为啥这么瘦小吗，他娘生他时都快四十啦。悲伤的产妇奶水严重不足，霉干菜是吃米汤水长大的。

此刻，霉干菜还在辩解，才没有，我哥才没有死，王芋芳你瞎说。我们哈哈大笑，霉干菜又在吹牛皮喽。

冬瓜皮，西瓜皮，霉干菜吹牛老面皮。

几个月过去，我们都忘记了霉干菜的牛皮和笑话。那天正上着课，老木头过来敲门，说，霉干菜，你哥来接你。跟在老木头身后的，是一名身穿铁路制服的大个子，身姿笔挺，英气逼人。

霉干菜两眼放光，抓着书包一跃而起。我们扭头看王芋芳。王芋芳的脸色像见了鬼。

第二天早上，大家围着霉干菜问东问西：那真是你哥吗？他有枪吗？昨天带你去哪啦？

我哥带我去上海啦，霉干菜得意地说，跟着我哥，去哪儿都不要钱。

放学后，我截住了霉干菜。霉干菜经常抄我的作业，跟我算比较要好。我问霉干菜，我俩是不是兄弟？

是啊，霉干菜歪着头说。

我说，那我坐火车也不要钱吗？

霉干菜问，你要去哪里？

我说，上海。

霉干菜拍拍胸脯，说没问题，包在我身上。霉干菜豪迈地表示，你是我兄弟，自然也是我哥的兄弟，放心，兄弟是不需要出钱的。

那时我妈在上海的医院做手术，我已经有一个多月没见到她了。我存了点零花钱，打算去上海看她。当然，我也可以坐汽车，以前都是坐汽车去上海的外婆家，可我不知道怎样去我妈的医院。听说那家医院在苏州河边上，离火车站倒是不远，下了车可以一路问过去。何况，坐火车不花钱，省下的路费可以买娃娃雪糕和橘子棒冰，这才是我来找霉干菜的主要原因。

霉干菜想了想说，十点十分有一班去上海的 411 次。这样吧，我礼拜天早上八点半来找你，跟我走就行。

礼拜天，我吃完早饭出门，霉干菜已经在丁字路口等我了。我跨上车，紧跟霉干菜的“飞鸽”，两人一前一后，向北骑去。先是水泥路，再是柏油路，过了 312 国道后，就变成乡下的土路，越往北走，路况越差。大片的麦田在视野里展开。太阳出来了，我出了一身汗，还是卖力地蹬着踏板。霉干菜回头喊，就要到啦。

在一排杨树的后面，火车站出现了。所谓的车站，就是一幢奶黄色的两层小楼，外加一排平房。平房是 1908 年英国人盖的，现在是车站职工的宿舍，小楼则是日本人留下的。离开车还有半个多小时，几个乡下人坐在候车室吃香烟，脚下的箩筐里卧着一只大白鹅，正好奇地朝我们张望。

我俩往月台跑，被检票的拦住了，哎，哎，小孩，这里不能进。

霉干菜神气地说，xx在不，他是我哥。

你哥？检票的狐疑地打量他一眼，他上个礼拜就调去县里了。

霉干菜显然吃了一惊，好在他及时调整了表情。叔叔，霉干菜嬉皮笑脸，那我去县城找我哥，你放我们进去呗。

不行，站长的弟弟也不行，检票的指指墙上，看见没，乘车规章，小孩子必须由家长陪同才能上车。

我俩不是小孩，霉干菜吹牛皮，我俩都读初中了。

检票的看看霉干菜，又看看同样瘦小的我，说，卯毛还没长，就敢冒充大人，信不信我告诉你们老师去？

一辆过路的货车隆隆驶过，大白鹅受了惊吓，拼命地扑腾翅膀。

怎么办，霉干菜梁启荪着脸对我说，我哥调走了，我也不知道……

你也不动动脑子，我埋怨道，本

来随便拉个人就能冒充家长，这下好，让检票的认出来了……

我俩推着车，垂头丧气地往回走。走了一段路，我说，来都来了，你陪我一会儿儿火车吧。

我俩爬上一个高高的土坡，视线越过铁丝网，落在空荡荡的铁轨上。我和霉干菜并肩坐下，等火车来。

我说，那不是你哥，对不对？霉干菜把脸埋进膝盖里。过了好一会儿，他抬起头说，那天王芋芳不是笑话我哥死了吗，我憋了一口气，非得找个哥给你们看看。

我看着霉干菜那张被风吹红的脸，等他说下去。

我们村就在车站边上，那几个穿铁路制服的，隔天就来村里的集市买菜，豆腐青菜鸡蛋啥的，有时也会拎一只鸡。哦，你还不知道，他们都是上 48 小时的班，再休息 48 小时。休息天搭车回县城，上夜班就轮流回宿舍睡觉，饭点生个小煤球炉，炒几个菜吃。

我爹在集市上摆了个摊，卖鸡和鸡蛋，我周末去看摊。你看见那个大个子，他常来买我家的鸡蛋，人很客气，买完会说“谢谢”和“再见”。那天集市没几个人，我准备收摊了，大个子走过来问，小兄弟，这只鸡多少钱？我看看他，说不要钱。他就拿眼睛瞪我。我说是嫌不够，我再去棚里捉一只。大个子蹲下来，说，小兄弟，是不是碰到啥事情了？讲给阿哥听听。你看，是他先说是我哥的。

我把学校的事一五一十地说了。我问大个子，能不能来趟我的学校，假扮一回我哥，帮我出口气。我说，这只鸡拿走，以后吃我家的鸡蛋也不用钱。大个子笑笑说，小兄弟，这我可帮不了你，我总不能替你去骗人吧。再说，休息天我要回城里陪女朋友的，

哪有空来你们学校？

然后他就走了，也没买我的鸡，霉干菜说，没想到，都过了好几个月，他真的来了，他还记得这件事。

我说，那他带你去上海了吗？没，霉干菜摇头，我们就在老街走了走，大个子叫了两客小笼，我们坐下来吃。大个子说，他要调去县城火车站了，以后不会再回来。离开之前，过来看看我。

我以为他至少要过几天再走的，没想到这么快。霉干菜沮丧得很。

我不说话。两个少年坐在天空下。太阳像一只金色的荷包蛋，盛在青色的盘子里。

霉干菜突然站起来，很英勇地说，等我攒一点钱，就去县城找他。他不会不认我的。

我说，霉干菜，跟我讲讲你亲哥的事吧。

我不知道，霉干菜摇头，我没见过他，王芋芳说得对，他要是活得好好的，就不会有我了。我只知道，每次我惹我娘生气，我娘就哭，说阿大在就好了。我娘不许我靠近铁轨，不许我跟别的小孩去看火车。越是不许，我心里头就越是想。后来还是偷偷去了，我看见车窗里的人脸一晃而过，在那些人看来，夏驾桥也是一张闪过的面孔吧。后来我偷了我娘的钱，坐火车去了县城，再坐回来，被我娘打得半死。

我笑起来。镇上人都说，夏驾桥的小孩留不住，看来果然如此。从小看火车的孩子，是不是守着一亩三分地的。

霉干菜不好意思地挠挠头，今天害你没去成上海，你……你还生气不？

早不生气了，我拍拍霉干菜的肩膀，说，我也想要一个铁路上的哥哥。

霉干菜哈哈大笑起来。他凑过来，神秘兮兮地说，你知道不，火车要提速了。

是吗，我说，那去上海是不是更快了？

不是的，不是这样的，霉干菜说，提速的意思是，现在夏驾桥站一天停七趟车，以后只停两趟：上海一趟，苏州一趟。大个子说，小站是铁路的包袱，像夏驾桥、天福庵这种站，早晚要撤销的。

大地深处一阵震颤，隐约传来汽笛声。天空飞过一只鸟。有风掠过麦田。

火车就要来了。



鸽子飞了（国画）梁金尤

声华藉甚的南京自古乃虎踞龙盘之地，晚清以来更是文人荟萃。作为南雍重镇，南京给予苏曼殊的是三种东西：壮怀激烈的豪侠游、拓开佛学名望的教职、人生第一次刻骨铭心的情缘。

苏曼殊一直是以“出世”的情怀做着“入世”的文章，既勇猛精进又淡泊如闲云野鹤。1904 年初春，他第一次效法历史上的高僧大德法显、玄奘，只身万里作白马投荒客，劳劳行脚沿蜀身毒道到达暹罗、锡兰等地，在那里研习梵学。这次远游后，苏曼殊在心理上初步告别了“海天龙战血玄黄”的狂飙突进，其国族关怀的方式从“披发长歌览大荒”的义侠行动转向“湖畔枕经”的文化自新，仅前后任职的学校就有十余所。苏曼殊一生多次到南京游历，有三次颇值得一记，即 1905 年担任江南陆军小学教职、1906 年中秋冶游南京、1908 年到金陵刻经处梵文学堂祇洹精舍任教。

1905 年夏，苏曼殊应南京陆军小学堂邀请，与刘三自上海赴宁出任英文教员，并会同伍仲文办理江南图书报社。关于筹办此社，伍仲文曾与苏曼殊言：“窃以先革心者，始可言革命。”他们声气相求，天然契合，晨夕共餐，共同探讨佛学与社会问题。一次，两人一同登临同泰寺（鸡鸣寺），俯瞰玄武湖，远眺钟山路，顿觉尘怀清远，遂作《游同泰寺与伍仲文联句》，“天空任飞鸟，秋水涤今吾”，或许可见其当时情致。对于苏曼殊而言，无论是任教南京陆军小学，或是参与阅报社，都谈不上有多少成就，但其间的交游却对其影响至深。除了与伍仲文深契，苏曼殊还拜会了陈散原（三立）、陈师曾（衡恪），而最为重要的则是结识了赵伯先。

1905 年初，从事反清革命的赵伯先到南京投奔新军，任某营管带，后晋升为标统，成为同盟会主要领导人之一。苏曼殊在聚会上交遇赵氏，二人“相见恨晚”，立即引为知己，常并辔出营，纵马钟山之麓——按苏曼殊自己的说法，是“按剑高卧于风吹细柳之下”，“驰骋于龙盘虎踞之间”，望长江盘绕如龙、钟山雄峙如虎，内心充满了“壮士横剑看草檄”的豪迈。或许，此情此景让苏曼殊想起谭嗣同的《潼关》诗：“终古高云簇此城，秋风吹散马蹄声。河流大野犹嫌束，山人潼关不解平”。苏曼殊最为推崇此诗“不陷柔弱”，与潼关之“雄伟”正相宜；而诗行间那种悲亢与高昂、压抑与放旷的蕴藉，以及“河流大野”冲荡一切阻碍、雄浑高逸的奔涌气势，不是正与金陵气韵相投吗？这正正是“稍陷柔弱”的苏曼殊所钦羨的吧！于是，苏曼殊以《潼关》入题，绘《终古高云图》赠送赵伯先。1907 年，苏曼殊重忆南京游，作《潼关图（一）》、《潼关图（二）》，均题有谭嗣同的《潼关》诗。

1905 年南京之行后，苏曼殊与赵伯先一直相厚。1906 年夏，苏曼殊曾应刘师培之邀以“苏滢”为名赴芜湖赭山皖江中学堂任教，之后由陈独秀陪同东渡赴日本寻母，8 月一同返国后再至皖江中学堂。但是，此时反清运动如火如荼，芜湖遍地革命风潮，学校无法开课。于是，中秋时节，苏曼殊和安徽怀宁邓绳侯等一起再一次行脚金陵，有缘与赵伯先又一番豪侠行。有感于赵公的盛情款待，尤其是感佩其“澄清天下之志”，苏曼殊为之绘《绝域从军图》，请刘三书龚自珍《漫感》诗于其上：“绝域从军计惘然，东南幽恨满词笺。一箫一剑平生意，负尽狂名十五年。”后来苏曼殊本打算再绘一幅《饮马荒城图》送给赵伯先，但未及兑现二人已阴阳两隔：1911 年初，革命党策划广州起义，赵伯先以其统军资历和本卓越的军事才能被推为起义指挥部总指挥，黄兴为副总指挥，但起义以失败告终。5 月，赵伯先在香港病逝，真所谓“约师未捷身先死”。苏曼殊不违前约，1912 年绘成《饮马荒城图》，后拜托朋友带至香港，焚化于赵伯先墓前，以完夙愿。如今，江苏省镇江市丹徒县大港镇还存有赵伯先故居，已在新世纪之初修缮一新，对外开放。

在苏曼殊担任托钵的生命经验中，唯有南京，以大写的阳刚塑造过他、改写过他；如果说金陵王气给一向“袈裟和泪”的苏曼殊以气壮山河的熏染，任侠仗义赵伯先则传染给诗人一种超迈豪情，这也是其一直感怀这段南京缘的因为。

苏曼殊最为看重的另一段南京缘则是 1908 年任教金陵刻经处梵文学堂。1866 年，安徽池州杨文会（字仁山）在南京劝募资金，创办金陵刻经处。这是中国近代第一家由佛教学者创设的集编校、刻印、流通佛典并兼事讲学的佛教文化机构，至今依然延续，影响极为深远。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称佛学为“晚清思想界一伏流”，“今代治佛学者，殆无一不与佛学有关系；而凡有真信仰者，率依文会”。1907 年，杨文会在金陵刻经处开办祇洹精舍，渴望“以英文而贯通华梵”，使“凡圣交参”、“佛日重辉”，这与苏曼殊所主张的“沟通华梵”、“同圆种智”颇为投契。正是在 1908 年 10 月 5 日，苏曼殊应邀赴南京出任学塾英文教习。祇洹精舍的教职乃“各尽义务，不送修金”，“人人自知分所应为，无主客之分，平等平等，各尽其心而已”。精舍的住处也极其简易，曼殊所住房间是刻经处经典

黄 轶

——苏曼殊与南京

指点荒烟锁石城

储藏室，四壁琳琅，都是些《华严》《法华》等经书，其行榻，便萧然横际在书柜里面。杨文会对当时在佛学界、文艺界声名鹊起的苏曼殊很是尊重，经常与苏曼殊切磋佛义，更在他卧病期间为其讲说信徒故事。苏曼殊对杨文会也极为景仰，不仅不计报酬地在精舍授课，还为其翻译往来梵文书信、文件，并多次在书信及笔记中对其开办学堂事赞赏有加，后来更将自己在精舍的经历改头换面写入《绛纱记》，小说中的阳文爱就是指杨文会，瑛即作者自指：“时阳文爱、程散元创立祇洹精舍于建邺，招徕为英文教授。后阳公归道山，瑛迹无所，或云居苏州滚绣坊，或云教习安徽高等学堂，或云在湖南岳麓山，然人有于邓尉圣恩寺见之者。乡人所传，其大略。”

胸怀“佛日重辉”之志的苏曼殊在研习佛学上与章太炎多有切磋，但苏曼殊的追求既不同于章太炎实用主义的“用宗教发起信心，增进国民之道德”，也不同于后来小乘佛教的李叔同的个人修为，更谈不上传统意义上的“普度众生”，主观上佛学是他心灵的休憩地，客观上佛学又是一种学问。待其交游面越来越广，渐渐认识到佛学的精奥以及梵文作为重构印欧诸语言关键词种的重要意义，苏曼殊开始深入研习印度文字和文学，佛教在他已不纯然是一种精神向度上的避风港，重译佛经等成其“反抗平庸”的生命追求，这也是他愿意担任精舍功课的原因。到 1908 年年底，他“尽瘁三月，竟犯唾血东归”。这次任教经历，也使苏曼殊的人生观念发生了变化，不仅收敛了早期那种革命狂热，也改善了他对“五浊恶世”的悲观绝望，继而进入了文艺创作的高峰期。苏曼殊在佛学界地位也不断拓升，蜚声于时，1909 年，章太炎在恳请杨氏接待印度婆罗门师时，书函中也曾借重苏与杨的交情。

教书、交游、谈佛论禅，但以“天生情种”著称的诗僧邂逅风月无边的秦淮胜景，难免撞出点火花来。南京，慷慨地带给了苏曼殊一段有情有义的佳话。1905 年，在南京陆军小学教书时，苏曼殊偕同刘三一起浪游秦淮，结识了河上校书金凤，交谊颇深，但出于身份特殊而无法缔结同心。1906 年春，苏曼殊自南京赴长沙任教，记起金凤曾出素绢索画，但画作未成而急于逃离欢场的金凤已匆匆他适，留给苏曼殊的是“美人泪眼尚分明”的追忆。这是诗人平生第一次羁縻于情网，念之甚切而有望，苏曼殊因之补做《渡湘水寄怀金凤图》。因南京城有莫愁湖，此后苏曼殊便借助古代“石城莫愁”的典故“张冠李戴”，以“莫愁”指代金凤。1906 年中秋重游金陵期间，苏曼殊念念不忘旧情，二人偶有相会，邓绳侯曾作《忆曼殊阿闍黎》一诗记之：“酒家三日秦淮景，何处沧波问曼殊？”在祇洹精舍任教时，苏曼殊与金凤仍有通讯。离开南京赴日本后，诗人作《柬金凤兼示刘三》二首，问讯“莫愁此夕情何限”；幽梦无凭，作《集义山句怀金凤》：“收将凤纸写相思，莫道人间总不知。尽日伤心人不见，莫愁还自有愁时。”苏曼殊一生情根难断，最为钟情的女子除了这位南京秦淮的歌女金凤，还有东京调筝人百助oki、上海北里的花雪南。苏曼殊为她们写诗作画吃花酒，一掷千金，即便在重疾期间还不忘委托友好“善护群花”，真乃痴子，而他在革命者、诗人、佛之人、人之子多重身份之间的痛苦纠结，也正是其“多愁善病”的根由所在吧。

“我本负人今已矣，任他人在作中拏”的苏曼殊，最终是“契阔生君莫问，行云流水一孤僧”。孤窗无那，愿得有诗暖你！